南雷文定五集

南雷文定五集目錄

卷一

戴西洮詩文題辭

卷一

卷二

[illegible][illegible]文定五集卷一

仁和門下後學沈廷芳叅訂

休寧　後學程志隆較刊

答惲仲升論子劉子節要書

劉子節要成，老兄即命弟爲之增刪。此時草草不能贊一辭。今已刻成，老兄又寓書曰：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後。節要中有可商榷處，更希一一指示。以弟之固陋，而老兄鄭重下問如此，則其大同無我可知。弟敢不盡一得之愚乎？夫先師宗旨在於慎獨，其慎獨之功全在意爲心之主宰一

語此先師一生辛苦體驗而得之者即濂溪之所謂人極即伊川所言主宰謂之命其與先儒印合者在此自意者心之所發之註爛熟於經生之口耳其與先儒牴牾者亦在此因起學者之疑亦在此先師存疑雜著大概爲此而發其後伯繩編書另立學言一門摠括先師之語而存疑之目隱矣蕺標心意十問史孝復商疑十則皆因學者疑此而辨明之也今節要所載蕺史問答去其根柢而留其枝葉使學者觀之茫然不得其歸者之處猶如水經爲諸水分合而作而讀者止摘其雋語遊事於作者之意亦何當乎

原老兄之心總礙於論語毋意之一言以從事於意終不可以爲宗旨故於先師之言意者一槪節去以救之弟則以爲不然凡論語之所謂意必固我皆因事而言之也在事之意則爲將迎故不可有誠意之意不着於事爲淵然在中戶居龍見與意必固我之意爾不相蒙字義之此然而彼否者何限如論語既云言忠信又云言必信爲小人既云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又云果哉末之難矣大學言正心孟子言勿正心必欲相提而求其無礙則聖經已是可疑矣人譜一書專爲改過而作其下手功夫皆有塗轍可循

今節要改過門無一語及之觀之與尋常語錄泛言不異則亦求見所節之要也程子不欲及門記其問答以為同此一語其間轉換一二字則其意已不同今先師手筆粹然無疑而老兄於删節接續之際往往以己言代之庸詎知不以先師之語遷就老兄之意乎節要之為言與文粹語粹同一體式其所節者但當以先師著撰為首所記語次之碑銘行狀皆歸附焉今老兄以所作之狀分門節入以劉子之節要而節惲子之文學有是體乎嗟乎陽明身後學其學者徧天下先師夢奠以來未及三十年知其學者不

過一二人。則所藉以爲存亡者。惟此遺書耳。使此書而復失其宗旨。則老兄所謂明季大儒惟有高劉二先生者將何所是寄乎。且也陽明及門之士亦多矛盾。以其學之者之衆也。有離者即有合者。先師門下使老兄而稍有不合。則無復望矣。弟是以叨叨進其商搉、冀望來教用匡不逮

答忍菴宗兄書

伏蒙宗兄手教、示以大著、勗以一言、弟讀之再四、博而不汎、嚴而有守、斯道術之津梁矣、璧嘆何已、姜定菴又示弟以論子劉子圖說書、更歎宗兄之能疑、如朱子之繭絲牛毛也、古之善學者、其得力多在異同之論、以水濟水、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耳、弟敢以宗兄之言為一陽之反乎、宗兄謂陰陽二氣皆一理之散見、即是太極之昭著、以先師所云二氣分極隱於無形為非是、弟以為二氣雖有形、然不可竟指二氣為太極、猶兼言性不離氣、不可指氣即是性、豈非太極

隱於無形乎宗兄與横渠有無不可以言易故隱見亦不可以言易夫有無與隱見不同盡天地間皆是理以爲無也則鳶魚皆是以爲有也則不睹不聞故中庸言費而隱費則不落於無隱則不落於有此張子之意也先師云以一生二乃得偶數宗兄以爲非是言理則理一而無二言氣則物之生生便合下有陰陽二氣原無一與二疊重而相生言數則數固無所生焉能一生二二生四以至八乎弟以爲理氣數三者雖分而實則一致理雖一而生生不窮不礙其爲一也若滞於一則理爲死物矣氣則合下只有一

氣相生而後有陰陽亦非合下便有陰陽也數以相生而後變化若無所生則無所用數矣陰陽本是一氣其互生也非於本氣之外又生一氣故左件一畫是陽右件倣其一畫便是陰既成陰矣則左件是偶右件加一畫便是陽一陰一陽乃一氣之變化若由下而上則總陰陽爲二氣矣宗兄又云邵子之節節相生皆自然之法弟以爲此邵子之自然非易道之自然也夫乾坤老陽老陰也震坎艮少陽也巽離兌少陰也非易之自然乎邵子以兌居老陽之位震居少陰之位坎居少陽之位艮居老陰之位是强然者

若得謂之自然乎、先儒謂之死法、以其不合於理也、古人借數以明理、遺理之數、將焉用之、宗兄謂先師於易、欲另出頭地、發其議、類與先儒舛逆、亦非也、先師之言易、雖恐其不合於先聖、故信經而不信傳、豈欲另出頭地作翻案文字乎、如邵子之易、皆易中所無、方可謂之另出頭地也、弟袁蓑之言、未必有當於宗兄、或視爲漢儒之守師說、想亦不深罪也、

再答恐菴宗兄書

弟病臥三年、今歲之秋、又加以痰喘、不省人事者兩月餘、屏除筆墨、以待盡、及稍能坐起、得讀宗兄所答書、詳且感慨、直夷所謂誨人不倦也、感佩無已、然弟茅塞之胸、終有未明、不能自默、非敢與長者辨難、如金溪之與建安也、宗兄以先師之陰陽分極隱於無形為可議、云太極無形本來如此、若以陰陽分始謂之無形、豈陰陽未分前、已分後、隱見尚有不同乎、弟以為一陰一陽之為道、道即太極也、離陰陽無從見道、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為作易者言之、因兩儀

而見太極非有先後次第也宗兄之意是先有太極而後分之為陰陽當其未分陰陽之時不知太極寄於何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二氏之言也易豈有是乎故先師必於陰陽分後始言隱於無形也宗兄云隱見即有無有何差別夫隱者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無則體物而遺矣其差別迥如中庸言費而隱不言費而無今欲避無而并隱亦避之強坐以有無言易無乃支致乎宗兄又以左件一畫為陽右件做其一畫便是陰左件是偶右件加一畫便是陽為非是此亦為畫卦言之

繫云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則左伴右伴之說非無所據也與其信圖書不若信經文之爲愈耳弟言四象乾爲老陽坤爲老陰震坎艮爲少陽巽離兌爲少陰宗兌以爲後天釋先天不可夫先後天之說出於道家邵子緣之入易易之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以人事言之未嘗分伏羲爲先天文王爲後天岐而不合故季彭山著易名曰易學四同義文周孔皆一貫也少生於老此定數也故乾兌離震皆從老而至少顧節節相生之法至巽而窮不得不以少生老於是附會其說自乾至震爲順自坤至巽爲逆

順者可以數往逆者可以知來果知其說則乾兌離震亦可以知來巽坎艮坤亦不可以數往八卦各得其一偏豈繫之者乎邵子之學弟亦嘗窮究張行成祝泌之傳頗能識其崖略其皇極經世成得一部冗突世書不可施行宜乎程子所不欲學也宗兄之學已自成家弟之所言可笑不自量然不敢面從昔非以事長者故復爲一道

明儒學案序 改本

盈天地皆心也、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故窮天地萬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後之學者、錯會前賢之意、以爲此理懸空於天地萬物之間、吾從而窮之、不幾於義外乎、此處一差、則萬殊不能歸一、夫苟工夫著到、不離此心、則萬殊總爲一致、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即如聖門師商之論交、游夏之論教、何曾歸一、終不可謂此是而彼非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剿其成說、以衡量古今、稍有異同、即詆之爲離經畔道、時風衆勢、不免爲黃茅白葦之歸耳。夫

逆衡海也江淮河漢以至涇渭瀟涔莫不晝夜曲折
以趨之其各自為水者至於海而為一水矣使為海
若者汰然自喜曰吞爾諸水導源而來不有緩急乎
險清濁遠近之殊乎不可謂盡吾之族類也盡各返
爾故處如是則不待尾閭之洩而蓬萊有清淺之患
矣今之好同惡異者何以異是有明事功文章未必
能越前代至於講學余妄謂過之諸先生學不一途
師門宗旨或析之為數家終身學術每久之而一變
二氏之學朱程闢之未必廓如而明儒身入其中軒
豁呈露醫家倒倉之法也諸先生不肯以朦朧精神

胃人糟粕雖或淺深詳畧之不同要不可謂無見於道者也余於是分其宗旨別其源流與同門姜定菴董無休撮其大要以著於篇聽學者從而自擇中衢之罇持瓦甌樽杓而往無不滿腹而去者湯潛菴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陳介眉曰學案如王會圖洞心駭目始見天王之大摠括宇宙書成於丙辰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壬申七月余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見學案而嘆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沒乎亡何賈君死其

于醇菴承遺命刻之嗟乎余於賈君邈不相聞而精神所感不異同室把臂余則何能顧賈君之所以續慧命者其功偉矣

今水經序

古者儒墨諸家其所著書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爲民用蓋未有空言無事實者也後世流爲詞章之學始修飾字句流連光景高文巨冊徒充汗惑之聲而已由是而讀古人之書亦不究其原委割裂以爲詞章之用作者之意如彼讀者之意如是其傳者非其所以傳者也先王體國經野凡封內之山川其離合向背延袤道里莫不講求水經之作亦禹貢之遺意也酈善長注之補其所未備可謂有功於是書矣然開章河水二字注以數千言援引釋氏無稽於事實

何當已失作者之意余越人也以越水證之以曹娥江爲浦陽江以姚江爲大江之奇分若水出山陰縣具區在餘姚縣沔水至餘姚入海皆錯誤之大者以是而概百三十有七水能必其不似歟歐陽原功謂郭璞作經酈善長作注璞南人善長北人當時南北分裂故聞見有所不逮余以爲不然璞既南人而習南水矣其南水又不應錯誤至此後之爲水經之學者蔡正甫補正水經惜不獲見朱鬱儀水經注箋毛舉一二傳寫之誤無所發明馮開之以經傳相淆間用宋槧勾乙未嘗卒業鍾伯敬水經注抄所謂割裂

以為詞章之用者也余讀水經注參考之以各省通志多不相合是書不異汲冢斷簡空言而無事實其所以作者之意豈如是哉乃不襲前作條貫諸水名之曰今水經窮源按脈廢免空言然今世讀書者大抵鍾伯敬其人則簡樸之誚有所不辭爾

書川先生易俟序

五經傳註惟易爲最多、然自秦漢以來、分爲二途、有義理之學、有象數之學、主變占而不言義理、田何九師之徒是也、倚乎虛而不言象數、王弼韓康伯之流是也、唐宋以後、或言理、或言象數、象數則攙入老氏之圖書、非復田何之象數、義理則本之天地萬物、非復乎虛之理、義互相出入、義理與象數、終不能歸一、蓋易非空言也、聖人以之救天下萬世者也。大化流行、有一定之運。如黃河之水、自崑崙而積石、而底柱、而九河、而入海。盈科而進。脈絡井然。三百八十四。

爻皆一治一亂之脈絡陰陽倚伏可以尋抵而後聖人得推其範承拔茅之術以差等百王故象數之變遷爲經人事之從遷爲緯義理即在其中一部二十一史是三百八十四爻流行之迹也憶前庚午歲訪

何天玉先生於陪京之烏龍潭時天玉著易余窺觀之多言人事茫然不知所謂後得楊誠齋易傳讀之其每爻輒引古爲証方知天玉之有所本也癸酉病楊喬石林先生以所著易佚屬余序之讀之畢卷喟然嘆曰先生其得誠齋之傳者乎然誠齋所引有合亦有不合者自余理分崖數百年事變錯出文有證

蘊之所未盡者先生會通古今凡天地之極則事機之變化人情物理之紛錯爛然皆聚於目而於君子小人之消長尤爲親切蓋先生在　講筵奏對以救維桑遂不爲小人所容所謂談虎色變也嗟乎天以日月星辰爲言語文字詔告天下萬世聖人寫天象以爲象數不過人事之張本其爲象數也盡之於三百八十四爻今合三百八十四爻之人事而別爲圖書卦變於外若聖人有所未盡者是作易者猶之爲鑿枘刀筆之務也而盛衰之理反求之鳥鳴風角矣象數晦而人事荒故先生首闢之余嘗著易學象數

論以斜謬言象數者人以爲妄今得先生之說人苟
不疑於先生則余不至爲妄人矣

曹氏家錄續畧序

語溪曹君叔則靜深真實、一切好名之事、如講學選文、皆所不爲、其與人交、光風霽月、亦不爲翕翕熱、余在語溪四年、欽其風槩、肥遯之士、蓋庶幾焉、手抄墳海沉非之書、牛毛細字、盈於篋笥、從之借抄、亦所不吝、余自離語溪、賈文糊口、不相通問、蓋不欲以綺靡之語入洽法之耳、夫悲哉、秋氣而木葉不脫、土無蟄虫非夷則之本色矣、歲乙亥、叔則以所著家譜寓書屬序、余閱之終卷、大畧以歐蘇爲法、誠名筆也、譜之爲患有二、一云公卿降爲皂隸、讀書種絕、以余所見言之、陸

氏世家其後人嵩麥熟之時則張祖宗影像于中田爲紗縠袍以驅鹿豕應平仲者明初文人也數傳之後文集零落于姪以爲留之不敬雜紙錢焚之如是者多有其人暹及於譜乎其後即有達者文何所據以爲張本曹氏自宋至今世有彖賢至於叔則蓋七編矣故無關文自魏晉以來碑版之文多借關人以形其譽故言張必繫張仲言田必及田單千秋言辛必及辛有言李必及老聃庶姓皆然由是後之爲譜者徧取元夫鉅公貴以世系以至史傳舐牾地理錯亂適以自襃其不學曹氏不辦顯達群昭群穆無非

鬼之祭、余嘗與門士論史、切不可有班馬之叙事於胸中而擬議之故事本常也而參合於奇節情本平也而附離于感憤第就世間之人情物理饑食渴飲瑣〻瑣瓆宛轉關生便開衆妙事以微信爲貴言以原情爲定寧爲斷爛之朝報無爲陵駕之古文史學其過半矣由叔則之譜以推之、於余言其有合也、使叔則而爲史劉靜修所謂無邊受屈者、庶可免矣、

趙漁玉詩鈔序

少年向予欲學詩古文者、毋阻之曰、當究竟時文而後可從事於此也歐陽公作文之法讀書多講究多著作多文始能工蓋人之才分有限須一生之力并當於此今衆子場屋之業未斐而希心高遠其不兩墮者鮮矣雖然此爲槐花席帽中人物言耳世不乏奇才之士、一目十行、十年半面、豈區區制舉之業所能束縛吾友鄭莼薦出其子壻趙漁玉詩讀之、剪汰秋水、格法老成、而麗句層出、泰系所不能禰也漁玉少年、其場屋文、亦爲主者高薦、因知才有兼長但能

先之以學則又何所不至乎束髮出游即交嚴印持閣子將其時讀書社號爲清流多有能爲詩古文者桑海以來此風渺然即有一二點綴亦中郎之虎賁耳每存正始之想今見漁玉他日復還武林舊觀誠可預卜也

萬貞一和蘇詩題辭

古今來和陶詩者多矣、未有和蘇詩者、顧貞一獨和蘇詩何也、子由序和陶詩云、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困折、終不能悛、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於淵明、其誰肯信之、蓋子瞻淵明出處不同、强欲以言附之、貞一掛名罪籍六百四十二日、魂飛湯火、甚於子瞻、患難既同、和詩能不親切、其於陶蘇之相去不侔矣、雖然子瞻年在桑榆、水落石出、不能不為揫斂、貞一膂力方剛、秋水方至、百川灌河、觸物不以金石之聲易其

孤襟么韵乎于聯出獄以後思者未艾貞一從此鴻飛冥冥弋者何篡曾郵西皐焉知其不爲柴桑栗里乎是則其不同者也豎乎此亦論其迹耳子聯剛勁之氣不以生死患難少爲屈詘貞一讀書數十年將無求其同者豈區區詩之不愧他日而知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

戴西洮詩文題辭

歐陽公曰、物常聚於所好、余謂不特金玉珠璣書畫碑石之物、在外者爲然、詩文吾所自爲者也、苟非好之、則吾亦無能自得、故古今能文之士、必其好專於是、外物不足以動其心、而後其文始工、小好則小工、大好則大工、何也、文章之道、非可一蹴而至者、苟好之、則必聚天下之書而讀之、必求天下之師友而講之、必聚一生之精力而爲之、其文有不工者乎、不然所接不過庸生末學、所讀不過毛頭制義、必讀古文、繼之或作或輟之、工共視醯雞之甕爲藝苑而曰吾

能文。吾能文。其可乎。此無他。不好故也。戴西洮好爲詩文。淮海爲天下之衝。南北名士之往來者。迎至於家。無不咨詢。間有求見之書。多方購之。積至萬卷。又延吾友葛公撝。共讀十三經二十一史。晝夜無間。好之可爲篤矣。癸酉歲。蕭公擇來寄我詩文一卷。讀之皆有師法。其爲亡友劉子吉行狀。尤稱合作。蓋不期工而自工矣。西洮年甚富。好甚篤。浸浸無已。未知所至。以概今日之名士。摹彷得歐蘇一二轉折語。自稱震川正派者。見之能不自愧乎。

呂勝千詩集題辭

余館語溪三年別去二十七年矣語溪多詩文之士當時皆得相與唱和是後出處參差而語溪之友詩文亦無相及者癸酉病榻有從語溪來者投我詩二卷視之則吾友呂季臣之孫勝千也其詩秀拔每首必有佳句醒人心目凡為詩者之所能也而其內有鬱不能暢之情景色當前即歡愉宴樂無非與吾衡擊之物此勝千作詩之本也古者才人逸士或寄傲於山川或投情於花鳥向使逐物而流中藏泊然其詩必中邊枯淡吾於勝千之詩吟之而雋永愈出人

但賞其佳句者淺之乎知勝千矣余觀當今之作家有喜平淡而出之率易有喜艷麗而出之委曲有獨創以為高有妮古以為非法非不各持一說以爭鳴於天下然而傍惶塵垢象沒深泥衆情交集豈能孤行一已之情乎夫此廠然孤露之天真井底不能沉日月不能老乃從來之元氣也元氣不寄於衆而寄於獨不寄於繁華而寄於寥寂蓋知之者鮮矣吾溪有曹叔則者亦元氣之所寄也勝千其過而問之

後學戴有光校字

孫男千人

南雷文定五集卷二

仁和門下後學沈廷芳叅訂

休寧　後學程志隆較刊

文淵閣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　改本

公諱天麟、字游初、別號震青、以沈天英舉鄉試、後始復姓、世居吳江之太湖濱、爲農家、至公而徙崑山、幼好學、家貧無力從師、年十歲隨父素菴之黎里、其地有道士陸逸菴、公之親也、精舍幽雅、公欲留而讀書、素菴不可、携之還家、越二日、里人有鬻薪於黎里者、公不告於家、附舟而往、家人跡之使歸、公曰吾不欲

以農夫没世遜菴亦勸學甚力聘名師教之歷八寒暑而學成萬歷戊午舉鄉書出先忠端公之門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饒州府推官政事之暇惟務談學所謂豫章四子者陳際泰艾南英羅萬藻章世純皆從之何心隱傳泰州之學爲江陵所害弇洲攙其爰書作傳人遂以游俠外之公覩其遺錄有所發明刻之衆毀之中兼官攝印皆有惠政建祠者三地戊寅上御中左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之計拔公爲翰林院編修庚辰充武經大全纂修官甲申正月差祭淮王至山東而京師陷一慟幾不起 大兵南渡公欲

爲即墨之守而人心已去航粲而南至定海登陸復自浙之閩遇閩立國公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署國子監祭酒諸生亦千餘人閩中廷試貢生選十二名爲萃士其冠服比庶常三年後賜同進士出身以公爲教習未幾公見鄭芝龍跋扈乞假至粤閩事敗又自東粤至西粤入土司安平州桂王立於肇慶移梧移桂移全永順治丁亥依劉承胤於武岡遣官以禮部侍郎召公公上疏請上自將爲前鋒埏徒踵繖承平今日拜一相明日設一官坐失事機戊子四月王在南寧陞禮部尚書尋兼東閣大學士召入直公力

辭、今何時也、營官晉秩、臣實恥之、願押選土兵、勤畧江閩、不聽、公不得已、至行帳、會李成棟請幸肇慶、公扈從過潯州、潯帥陳邦傳請世守粵西、加黔國故事、公發擬不允、邦傳意在必得、以印劄擲公脅之、公仍不允、時西粵新復、豫章通款、何騰蛟堵亂錫經畧三楚、肇慶晏然、以小朝廷自處、公上言為今之計、親賢選將、詢爾仇方、夙纘舊服、爾乃惟聽孔王、讒讒日以口舌快忿、即耶日横經權商繁賞、亦奚以為、顧議者謂何必親征、我以地方官官彼人、以地方餉餉各兵、即我官我兵也、漢高所云馬上得天下者、欲以筆端

收之臣望主上效宣用自將以世臣元老姜曰廣黃景昉瞿式耜何騰蛟堵胤錫等爲令蒞止荆淮之穆公方召郎以迎師諸勳鎭兵合爲王旅倣舊制京營神樞等十二以隸泉帥內以神機一營領兵一萬二千五百人屬中樞戎政轄之使表裏策應悉聽命於行帳亟須親征之令舍此更無他道主優容答之而不能行也未幾而五虎之門戶起五虎者左都御史袁彭年副都御史劉湘客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戶科都給事中蒙正發也皆以李成棟之子元胤爲主堡在桂林擬上十事劾馬吉翔

陳邦傳龐天壽李成棟及大學士王化澄嚴起恒至肇慶行帳、以示時魁等、時魁例其牽連成棟者二事、而以八事上之成棟、見其所論之人、皆已之所不悅者、故使其子親之、化澄起恒俱欲辭位、公言二輔歷盡顛沛、所謂同患難之臣也、不宜聽其去、守輔瞿式耜啓令旋軫、內定紛囂、外資發縱、十二月二日召對、王論肇基伊始、百爾功臣、方賴中外拮据、科臣弗悉艱難、說現成話、或寒其心、豈不誤事、日來改票、我與輔臣再三商確、豈不容我改一事、何云內意、公奏科臣金堡前朝卓豎風裁、紀綱初立、方賴糾繩、用舍人

材談盡軍國倘有故違僉論出自斜封墨勑者方為中旨今雖無此言官防微杜漸言之未始不可袁彭年條陳憲規察御史履歷適陸樞同道刺書下銜彭年劾請逮問王批未允彭年隨劾起恒而丁時魁金堡單疏公疏劾起恒及馬吉翔龐天壽者無已時太妃召公票簽面諭當武岡危難之時今日諸臣安在非馬吉翔等二三人左右王躬焉有今日先生嚴加擬議不可隱徇公奏武岡扈從大功固不可泯然憲垣所爭亦是職所當言還望太妃主上寬宥以開言路太妃復諭先生只管嚴擬來看隨命內臣給筆札

賜坐、公票擬兩解、太妃不允、改票至再、內有那得如許更端聚訟語、彭年大怒、疾呼於堂上曰、當時不惜鐵騎三千、猶得作此景象耶、起恒遂抹前批以逢其意、彭年怒猶未平、二十三日立春、王令諸大臣盟於祖廟、而後入賀、顧水火愈甚、己丑正月陳邦傳憤金堡參之也、上書言堡謂臣無將無兵、濫冒封爵、請郎道堡爲臣監紀、以覘臣十萬鐵騎、堡昔爲臨清知州、降賊受官、逃回今日、湖南來未必非敵人間諜、公與起恒在直、得邦傳疏、抵几大笑、曰金道隱善駡人、今亦被人駡倒耶、道隱者、堡之字也、遂擬票金堡辛苦

何來、我所未悉、所請監紀、著即會議、其謂辛苦何來、用杜子美喜達行在所辛苦敵中來成語、非有他意、而懋以爲譏其從敵時、懋等率科道官青衣哭於朝、擲印免冠入閣大哭、公曰、公等豈以小朝廷遂無君臣之禮耶、彭年曰、不關我事、公曰、總憲者總朝廷之法也、公爲總憲、法紀蕩然、焉所謝責、王召諸臣勉之收印視事、時懋等不從、令李元亂給之、初時懋等以票擬出自起恆、欲進閣毆之、是晨侍郎劉遠生至公舟、阻其入朝、詢其故、遠生以告、公曰、不知可以不入、既知矣、事不辭難、遂至閣、自愬時懋等爲之稍阻、公

隨乞去、王遣鴻臚卿何驤敦趣視事、不可、面辭涕泣、王亦垂淚曰、卿去、我益孤矣、二月初六日也、此與唐昭宗欲相韓偓、朱温欲害之而出、昭宗握偓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又何殊也、公棲遲慶遠、九月、王復勑入覲、跂予懸望、更勿以延、公言兩粵兵民情渙、勢促、路人能言之、好建言者絕置不論、須知近地可危、方克謀及興遠、知邇形可懼、奚遑漫採浮言、而乃瑣屑一人一事、掉頭以爭、矯令還封、曰我古遺直也、今而後毋以四方無利害之章奏悻悻見面、認爲極痛極癡而鬨焉、使我一人終日知危知懼、僅知此焉而已、

王念之不置俾返棹端溪公自慶遠至象州而王已退駐梧州上書言端州終歲媮靦玆因一番震蕩毅然有爲自今日爲始東省勤舊各有塞兵汛艇會舉義於昔者自可號召於今高雷廉瓊領解兩廣鹽利土弁客兵禰共根括有兵而不知發有餉而棄諸人毋若向之謀國者日團兵可散歸農也土狼塞鳥兵不可用也終日以毛錐從事一驚再驚至有今日又言朱高宗渡江航海偏安一隅有退地也今日之事退地何居下無行臺上無行帳中露中泥無地非戰場也無日非戰期也可云此爲三公九卿屬內與彼

爲使相調將屬外歟二三年間搖惑內權靡之難去輕畀外爵招之莫忝主上當奮然自將勿判內外文武諸臣悉擐甲將兵以從臣請持經畧江南嶺南使節揀砦兵擇土豪抽嗣丁募水手自近逮遠招集四方流徙之人訓閱以充御兵佐主上雲集龍鬭之力否則徒責票發調停文武水火以爲主持政本嗚呼今日政本何在乎庚寅七月以文淵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入直梧州賜圖書日理學名臣先是雲南督師楊畏知說滇寇孫可望反正同鄉官龔彝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封金堡首言明朝異姓止有贈王

祖宗定制、不宜壞自今日、衆皆以爲然、豈知日不與
無益、彼固已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命
者、此純臣之節、寧可望於若輩、今因其向義、使之感
恩、庶幾收助於萬一、且法有因革、時異勢殊、土宇非
故、而猶執舊法乎、議數月不決、臨發乃賜一字親王
章、而無封號、豈知西行過梧、遇堵亂、錫曰可望業自
王雲南、今賜之印而無國名、是猶斬之也、激猛虎而
使噬人、奈何、亂錫然之、爲補牘入、始封爲定王、武康
伯胡執恭者、故陳邦傳中軍、駐防泗城州、地與滇近、
聞可望求封、先以書約封秦王、可望悅、執恭即具疏

報聞、且謂機不容緩、臣已便宜鑄印、塡空勅、賚行矣、執恭至滇、可望郊迎甚恭、所部頟手交賀、儼然以秦王臨其下矣、此畏知同始知其詐、顧深恥之、曰爲帝爲王、我所自致、何藉於彼、而屑屑更易、徒爲人笑歟、遂不受約束、至是可望復遣使至梧、自稱秦王、且以不願改號爲請、從官集議、公與王化澄以爲許之便、嚴起恆文安之郭之奇以爲不當許、公厲色爭之、而起恆等持之益堅、及兩廣俱破、○○○○○○○ 大兵日逼、王奔南寧、辛卯始封可望爲秦王、而可望已視之甚輕、五月、○○可望請移駐雲南、從亡諸臣議之、閣臣吳貞毓御史

王光廷徐極等議赴欽州依李元亂公言元亂屢敗之餘衆不滿于棲依海濱其不足恃明矣雲南山川險阻雄師數十萬北通川陝南控荆楚可望既懷好音必弗遽萌他志不若因其迎而依之亦推誠之道也僉議未協遷延者累月公憂隨從單薄奉使經畧左右兩江土司兵衆未集　大兵已逼南寧王顕趨入滇公扶病隨行壬辰正月至廣南府病劇不能前進暫寓丙板村土官儂紹周架屋居之是年八月十八日卒有孤忠未展遺恨無窮疏遣人至安隆所上之王覽疏悲涕賜祭十一壇贈少保建極殿大學士

謚文靖、粵稽桂王立國、蓽路藍縷、風聲鶴唳、與宋之二王無異、惟肇慶之時、兩三年間、可以進取有爲、而又爲五虎所把持、薄文細故、事事爭執、以法祖制愼名器、依傍爲題目、廟堂之上、流矢影雲、救過不遑、而於兵食戰守綢繆呼吸之大計、一切置之不講、夫未進悶日、簽擬既落紅郎、令旨令旨、一不當意、卽追究簽擬之人、而欲毆之、此與狗腳朕之詈何殊、袁彭年等不足責、金堡頗持士節、顧乃昵近內璫、取謀豺虎、與之共濟乎、明朝異姓不封王、猶漢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一也、孫可望之求王於明、亦猶韓信

之求王於漢也顧漢求嘗不王信墜執承平之言以繩創業得乎彼求我則我重我求彼則我輕我不能操重之權直至於衆丁失所我出其下而後奉之則爲其所輕也固宜不王異姓與謀南遷之議皆愚儒不知通變者也文靖公之學所謂積穀做米把纜放船其於儒門尚未臻於自得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堅則深契禪宗佞口銛筆一以機鋒出之壞人家國視爲墮甑而又別開生面搖鼓上堂世出世間總屬無情於此可以知儒釋之分矣公嵩志讀書樓心重仮即行衙衙間亦不徹吟誦壬午在京師余每過之

談學亹亹汗漫恍惚非章句之所軌轍著有道統治統二錄七觀齋文集雉城詩集孝詮一卷草藏於家娶沈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宿垣監察御史斗垣給事中冊封韋昌王行至板橋孫可望難作抗節而死孫之銓甲子武舉人某某康熙壬寅喪車還里癸丑葬於雉城之湖濱又十年余至崑山之銓以墓銘爲請先忠端公之難門人惟徐冢宰石麟職納橐饘公與金知縣渾倉惶奔赴余時童稚執手長號徘徊家國存亡之故執筆泫然渾字宜蘇吳縣人亦死節於英德銘曰

國之興亡。雖曰天數。天之所廢。由人摧仆。鼎懸一絲。
齒之未錯。景炎一隅。危如朝露。猶以臺諫排論宿素。
蕞爾兩粤。乃興朋黨。咫尺堂階。殷雷擾攘。昔之臺諫。
泰行宰相。今之宰相。臺諫廝養。於唯文靖。爭此呼吸。
群枉譁然。捲堂相逼。扁舟飄泊。時危復入。朝服搵淚。
桐棺潦濕。一家百口。寄命蠻巢。經年十九。存者寥寥。
故鄉畫錦。丹旐飄颻。死而不亡。視此霜毫。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改本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以一身較遲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但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塡海常人藐爲說鈴賢聖指爲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爲即非從容矣武林張文嘉甫上萬斯大與僧超直葬蒼水於南屏之陰余友李文胤謂文山屬銘于鄧元薦以元薦同仕行帳也今行帳之臣無在者蒼水之銘非子而誰余乃按公奇零草北征錄及

公族祖汝翼世系次第之以為銘公諱煌言字亨箸別號蒼水宋相張知白之裔也曾孫集賢修撰龔自滄州徙平江集賢子顴又自平江徙鄞九傳至景仁避元末之亂泛海至高麗洪武初始返鄉里又四傳而張氏以雍睦名長伯祥舉成化癸卯賢書次珽次玠次璟里人以孝友名之玠生錫錫生淮淮生尹忠尹忠生應斗應斗生圭章字兩如天啟甲子舉人仕至刑部員外郎公之父也妣趙氏封宜人公幼頗跅弛不羈好與博徒遊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恨之然風骨高華落落不可一世年十六為諸

生時天下多故上欲重武試文之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射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迹三中暇豫如素習者觀者以爲奇崇禎壬午舉鄉試東江之役公與錢忠介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文誥順治丙戌公泛海依肅鹵於滃洲明年松江吳勝兆反公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軍以援之至崇明颶風覆舟公匿於房師故諸暨令家以免得間道歸海上又明年移節上虞之平岡山寨與王司馬相犄角焚上虞破新昌浙東列城爲之晝閉庚寅滃洲爲行帳公復從之滃洲墮隨從至閩海時閩事主於延

平遂奉桂朔監國爲寓公而已公激發藩鎮以鷂首而北之癸巳冬返浙明年復監定西侯軍入長江登金山遥祭孝陵三軍皆慟哭失聲爟火通於建業題詩蘭若中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再入長江掠瓜儀抵燕子磯南都震動而師徒單弱中原豪傑無嚮應者亦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海戊戌滇中遣使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延平北伐公監其軍碇羊山孽龍爲禍海船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羊山者海中小島群羊乳其上見人了不畏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之方熟而禍作

於是返旆明年五月延平全師入江公以所部義從數千人並發至崇明公謂延平崇沙江海門戶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爲老營脫有疎虞進退自依不聽將取瓜洲延平以公爲前茅時金焦閒鐵索橫江夾岸皆西洋大砲砲聲雷鍧波濤起立公舟出其閒風定行遲登柂樓露香祝曰成敗在此一舉天若祚國從枕席上過師否則以余身爲虀粉亦始願之所及也鼓棹前進飛火夾船而墮若有陰相之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議師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頓兵京口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爲之奈何公

日吾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即請公往、未至儀眞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十八日抵觀音門、延平已下京口、水師畢至、七月朔、公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公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延平謂蕪城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辦、七日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鎭池郡、以截上流、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偪新安、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

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江楚晉衛豪傑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禡牙相應當是時公師所過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父老扶杖炷香挈壺漿以獻者終日不絕見其衣冠莫不垂涕亡何而金陵之敗聞公方受新安之降乃返蕪湖初公語延平師老易生他變宜遣諸帥分巡郡邑留都出援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磨至金陵如在掌中矣延平不聽自以爲功在漏刻士卒

釋冰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爲空　大兵諜知以輕騎襲破前屯延平倉卒移帳質明軍竈未就　大兵傾城出戰兵無鬬志大敗延平亦遂乘流出海并徹京口之師而去公之聞敗也亦謂軍雖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退守鎮江故彈壓列城無有變志遣人至延平請益百艘天下事尚可圖也已而知其不然　大兵千餘艘截於下流歸路已梗引舟趨鄱陽以集散亡八月七日次銅陵與楚師遇兵潰有言英霍山寨可投者乃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十七日入霍山界縣有陽山寨寨在山巔

可容萬人僥木泉故義師所據已受招撫聞公至拒之英山有將軍寨轉而至彼渡東溪嶺追師奄至士卒皆竄公相依只一僮一卒迷失道土人止之公賂土人為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踪跡者衆導脫身去踪跡者得賂乃解然茫然不知去向念有故人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識公為張司馬憐其忠義導公由樅陽湖出江渡黃盆抵東流之張家灘陸行建德祁門兩山中公方病瘧刀疾零丁至休寧買棹入嚴陵浙人熟公面目改而山行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達海壖樹

藂鳴角散亡、俊集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冬入閩海、遣客羅子木至臺灣責延平出師、時延平方與紅夷搆難、殊無經畧中原之志、公作詩諷之、云中原方卜鹿何暇問紅梁、明年滇事敗、延平師既不出、公復歸浙海、甲辰散兵居於懸嶴、懸嶴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汊港、通舟、其險巉岩峭壁、公結茅其間、從者為羅子木、楊冠玉、餘惟舟子役人而已、於時海內承平滇南統絶、八閩瀾安、獨公風帆浪楫、傲岸於明台之間、議者急公愈甚、係累其妻子族屬以俟公之小校降、欲致公以為功、與其徒數十人走補陀、偽為行腳

僧曾公告羅之舟至、羅人謂其僧也、呢之、小校出刀以脅羅人、令言公處、擊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爲備矣、小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緣藤踰嶺而入、暗中執公并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寧波、方巾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墻、皆歎息以爲晝錦、張帥舉酒屬公曰、遲公久矣、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後數日送公至省、供帳如上賓、公南面坐故時部曲皆來庭謁、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

列坐於側者視公爲天神省中人畧守者得覲公面爲幸翰墨流傳視爲至寶每日求書者堆積几案公亦稱情落筆九月七日幕府請公詣市公賦絕命詩我年適五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遇害子未冠玉舟子三人皆從死子木名綸溧陽人冠玉鄞人公生於萬歷庚申六月初九日年四十五娶董氏于萬祺先公三日殁於鎮江今以再從子鴻福爲後公精於六壬兵屯東溪嶺占得四課空陷方大驚而追騎已及羅舟未返占課大凶主有非常之變徘徊假寐卒遭束縛間常以公與文山並提而

論皆吹冷焰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止憑此一綫未死之人心以爲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則亦從而轉矣唯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爲益難矣公父刑部嘗教授余家余諸父皆其門人至余與公則兩世之交也念昔周旋

鯨背蠣灘之上共此艱難今公已爲千載人物比之
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養母戔戔自附於晉之處士
未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銘曰
廬陵之祠四忠一節文山自許俎豆具列讙冠貂蟬
増此像設日惟信公終焉是揭西湖之陽春香秋霧
北有岳墳南有于墓公亦有言甯叟是附同德比義
而相旦暮前之廬陵後之甬水五百餘年三千有里
一時發言俱同讖語天且勿違成人之美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改本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吝白石體類王微常須藥裹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何戀雖簡尚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易節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錢亦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藍輿無錯市之恐較之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若水名增遠字謙貞曾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兵部尙書尙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啟乙丑進士第

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盡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主事陞郎中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薇工部員外郎曾祖桑祖煬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德知縣邑中多盜以爲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文倣弓箭社之法行于西北者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術盜二發即得擒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上官欲渡海入巢直

拓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香山人、下教有不便於民者、唯一即解職歸、兩先生之出俱嘗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小及民之事亦不足以盡其長也桑海之交、武貞投水死、若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逼之入見、若水乃輿疾城南以待齊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晨則秉耒而出、與老農襍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為海道、欲與話舊、若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為禮、天錫執手勞苦、未出

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圃矣天錫遂瞻嘆息而返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康熙己酉十月某日卒、年六十五、蓋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步也唯一遯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塚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蘿有露、可以無淚、唯鳥石依依、可無弔客、架險立瓢榜曰聚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木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之間、軍持不借、時掛於萬仞、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王天錫求見、唯一止之曰、烟祖程途、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河之氣、康熙辛亥三月某日卒、年六十九、若

求行在孝經義理廹隘唯一之途稍寬世之君子往往由之然不欲爲易代之臣者顧反爲異姓之子無乃自相矛盾乎唯一之寄身釋氏猶李燮之爲傭保依齋之爲賣卜然其詩云愧不悉隨鬚髮去猶留松下一孤身我來仍喚松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則亦未嘗不羨若水之爲也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籧甲承漏臥榻之下牛宮雞桀無下足處生人之趣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拾燒餘爲爐拂拭過於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爲養和坐臥其間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慨世路之險遂疑

荀卿性惡、百王無弊、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電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不以牛跡之安、逆避亂群之近憂者、是則同、若木出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盥官吳太常磊齋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源有自、若木疾革、余造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為之切脈、若木曰、其祈死、二十年之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泫然而別、唯一則未嘗一面也、若木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和金繩、唯一配袁孺人、子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余未及為、後七年天行介

李杲堂求銘、余倣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有顯晦之別若兩先生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弟刻于墓以信德之不孤也銘曰、

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

後學戴有本
孫男　千人
曾外孫沈詩箴
處校字